

整理

「你的文字給人就是很平靜的感覺。」

那天傳文章給朋友，我從沒想過會獲得這樣的回饋，平靜嗎？晚上在限時動態發布日記，早上就認不得那些情緒。我想大多時候我不是個平靜的人，只是封閉，情緒就像沒整理的衣物，盡量壓縮在房間的角落，蓋上布，就沒事了，沒事了。

才不是這樣的，整理衣物是件多困難的事，應該說，只要囤積了東西，再次打理事時都覺得困難，像是搬家後一直堆放物品的區域，一箱箱紙箱、一袋袋黑色塑膠袋，早就忘記裡頭裝載甚麼樣的東西。情緒也是，悲傷是耳機的線，擺著擺著就結在一起，慢慢地聽不到那些太靠近自己的聲音，多了好多副生灰的耳機。

明明保持良好習慣一直是最佳的解答，洗完衣服就摺好放好，用完東西物歸原位，如此簡單的事情卻一再擱置，直到再也記不起牆角原本是什麼模樣。追根究柢是懶散，洗完澡後就癱在床上，寧可滑上一小時的社交軟體，或是讀一些看不懂的詩集，也不想做整理或太累的事情。意外的有原則，雜物是不能放在床上的，床是最柔軟舒適的地方，只擺放喜愛的布偶和抱枕，在床上也不能思考太複雜的事情，就連眼淚也不被允許，只可以看著有趣的影片大笑，或是讓自己自然而然地睡著。

後來才知道那稱不上平靜，默默地看著手機，放空什麼都不想，這些行為只是包裝後的壓抑。躺在枕頭上看著燈，慢慢地讓時間過去，不斷地延遲太複雜的事情，也不斷一次次的堆積。儘管如此，不去刻意想起的事情，也不會因此忘記。

某次家裡的褲子在牆角堆積成了小山，找不到想要穿上的舊愛，於是下定決心好好整理一番。摺好的運動褲不斷往上疊，結果理所當然的坍塌，功虧一簣的剎那有什麼線斷了，明明知道事情會變糟糕的，卻還是疊放，得到可預見的結果，卻還是覺得難過。坐在磁磚地板上，夏天了卻覺得寒冷，背倚靠著床，自暴自棄想著要怎麼收拾爛攤子時，想起上次哭泣時也是一樣的畫面，看著散落一地的東西，背靠著床，不知道該怎麼繼續。

我突然想到她了，她沒有說過太厲害的話或解法，只是說會陪我，想起坐在床上跟她講電話，猜想那才是真的平靜。看著地上的褲子，和牆角那似乎沒有削減太多的山丘，母親究竟買了多少條相似的款式，愛一個人的時候是不是，就會忘記節制。

把一箱箱的褲子全傾倒在地上，慢慢的分類，重複的摺疊，逐漸讓前面那些複雜的思緒淡出，反覆摺疊的過程裡，同時反覆的確認質料和觸感，反覆的想，然後好好收進箱子裡。這才明白為什麼牆角那塊總看起來不整齊，箱子的空間不夠，多餘出來的褲子就只能落在外頭堆積，我們擁有的東西越來越多，卻沒有能收納好的地方，這會不會是造成失序的原因。

整理好褲子要歸位時，發現原本放箱子的地方有隻死去的蟑螂，看著那隻蟑螂，乾癟的樣子說明牠待了好長一段時間，覺得揪心，但也說不出為什麼。某個瞬間覺得自己就是那隻蟑螂，我的悲傷和憤怒，那些好壞好壞的事就是那隻蟑螂，牠一直在那裏靜靜的腐敗。那些以為能夠壓下的壞事，不願清理的角落，都總有一天會被再度提起，被迫清理的，當那樣的時刻到來，難受的感覺並不會因為時間拉長而好轉。

那隻蟑螂的屍體帶我去到好深好深的低谷，充滿泥濘的谷底中，我看見以前每次的眼淚和不堪都在這裡化成溼黏的空氣。我盯著那隻蟑螂好久，久到不再覺得噁心，久到不再作嘔，不再急切地想要迴避視線，後來下了一個奇怪的決定，我把蟑螂繼續放在那裡，沒有要丟棄（但還是稍微蓋了張衛生紙在上頭），把箱子放好後，看著那些放不進箱子的，多出來的褲子，決定擺放整齊的堆積，哪天說不定就能想到它們該到哪裏去。

親愛的你知道嗎，平靜是好難好難的事情，就像我半年才整理一次房間，而搬家後那些東西，每年都丟棄一點，卻還是好多好多都放在那裡。整理東西，不是躺在床上就可以做到的，得要起身面對那一堆的衣物，扒下第一件褲子攤開，摺疊整齊。把過去的灰塵清理乾淨，也不是不斷檢討自己就可以成功的，但是接一通電話，見一些有趣的人，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好好咀嚼某些藏在腦裡的文句，日子長了你就知道怎麼捲好耳機，如果不要逃避，不要想故意忘記，那麼總有一天能安放好所有東西。